

谁影响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 沈 伟^①

摘 要：我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是由每位参与者的研究方向集体决定的。因此，每位置身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都需要仔细考虑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管理研究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简单地讲，就是要考虑清楚自己的研究目的是要在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还是要服务企业的管理实践。当这两个目标不能同时满足时，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取舍，先追寻其中一个；在这个目标满足之后，可以再去尝试追寻另外一个目标。一旦我们每个人都搞清楚自己所做研究的目的并按照自己所选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也就确定了。

关键词：研究目的；理论贡献；实践意义

最近有很多关于中国管理研究发展方向的探讨，特别是关于中国管理学者是应该注重本土化研究并以服务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为首要目的，还是应该致力于普适性研究推动管理学界的理论发展（陈春花，2010；徐淑英和吕力，2015；李海洋和张燕，2016）。尽管很多优秀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这么多探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说明中国管理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开始反思现有研究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今天我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转移到它的主体，即“研究者”上。具体讲，我想谈谈谁会决定或影响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因为鲁迅先生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今天来了很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我想先做个简单的调查：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对中国管理研究方向产生影响，请举手。调查的结果和我预期的差不多，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觉得自己能够影响中国管理研究的方向。其实，最初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只能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已。可是如果大家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战略管理学里讲一个组织的发展

^① 沈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方向可以由两种方式来决定。第一种是自上而下：上面一旦决定发展方向，下面大家跟着走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要求组织上层先统一思想，确立一个明确的方向，然后再通过各种方式、手段把上层意志推行下去。第二种是自下而上：下面发出强烈的声音，通过影响上层的决定来影响组织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管理学界来说，由于我们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而不是一个严密的、对成员具有强约束力的组织，自上而下的方式基本行不通或者说影响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以及所有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或对中国管理研究感兴趣的人，都能够影响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如果每个置身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都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么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是不是就决定了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当然，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研究兴趣、价值观、世界观上存在着差异，可能会导致未来中国管理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而是有多个方向。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一个结果有什么不好；相反，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鉴于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我”为什么要做管理学研究？“我”想做什么样的管理学研究？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每个人既然选择了管理学研究这条道路，那么一定是对管理学感兴趣，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推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对研究有热情，都想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即使在这个共

同的终极目标下，我们也面临着对不同的短期目标或者具体目标进行选择，即我们是为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为了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在理想的状况下，这两个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对管理实践的提高可以产生促进作用；而和管理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可以在学术期刊上顺利发表。但是在现实中，很多时候它们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目标观众不同：一个是学者，另一个是管理实践者。如果你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你面向的观众首先是审稿人；你需要让他们看到你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不是或者不单单是实践价值。我们之中很多人都做过学术期刊审稿人。作为学术期刊的审稿人，我们通常会对一项研究的理论贡献要求非常高。一项研究，即使对管理实践很重要，也未必会被审稿人所接受，因为审稿人认为研究问题没有意思（uninteresting）（Bartunek et al., 2006; Davis, 1971）。为什么审稿人认为研究问题没有意思呢？因为它对管理理论的贡献不高，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或理论。一项研究，如果没有提出新观点或理论，即使它所提出的问题和管理实践非常相关，也基本上没有在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机会。于是，为了能够在管理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好多学者把重心放在对新观点或新理论的发掘上，而不是放在解决管理实践者所面临的问题上。最终造成了管理实践者觉得管理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与实践严重脱节（Hambrick, 2007; Pillutla & Thau, 2013）。

那么，中国的管理实践者需不需要理论指

导呢?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发展很迅速,在规模上越来越大。如果现在你和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或管理者聊天,就会发现他们面临的很多的管理问题是镶嵌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市场发展阶段之中的,也就是说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譬如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以及如何面对那些不遵规守矩的竞争对手。通过系统研究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最后不一定能够被西方的审稿人所接受从而不能在顶级的管理学期刊上发表。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决定自己做研究的近期目标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还是促进中国管理实践水平的提高。

从另一角度讲,如果我们做研究做到极致的话,是有可能把这两个目标合二为一的。因为你去企业走访,会看到很多别的学者没有看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理解透彻以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现有的文献还是可能有重要理论贡献的。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一个周雪光老师的例子。周老师到河北的一个村镇连续做了十年的田野调查,去观察,去访谈,慢慢地在这十年中他发现实际上中国农村里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学者去研究、去探讨,因为这些问题是那些只从文献里找研究问题的人看不到或想不到的(Zhou, 2010, 2012)。当然,如果你想要把现实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重新定义为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并在实证上进行探讨,最后把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论文的形式和其他的学者进行交流并得到他们的认可

(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你需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文献的精准把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所以,我觉得年轻学者要现实一点,不要太着急,不要急于想着如何既能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又能被中国管理实践者们所认可接受。要想在管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首先是要活下去,不要被淘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易。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这意味着需要先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就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学术研究,写论文,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即使这些研究和论文可能与实践没有很强的联系。现在的纯学术研究是对将来研究的一个准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阅读文献的数量会越来越大,你对文献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对文献的理解加深了以后,你再去跟管理者谈,他们跟你说的现象你可能会用一个或几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去思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已经在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相结合这条路上走得很靠前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现象中提取明确的研究问题,把它定义下来,然后去分析、验证,或者去解释。当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你得出的结论或者看到的东西,肯定能够对管理者有帮助。同时,深厚的理论基础也能够让你更清晰地看到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理论贡献以及它的理论贡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最后,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讲一下。我是本科毕业之后就直接去读博士,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所以我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看文献开始的,所接受的教导和训练就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目标。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对管理实践

不感兴趣。相反，我经常读一些面向管理实践者的杂志，像 *Fortune* 和 *BusinessWeek*，主要想知道一些管理实践者们所关注的问题，然后从这些杂志和学术文献里面找一些我觉得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Cannella & Shen, 2001）实际上就是通过阅读 *Wall Street Journal* 发现了一个关于 CEO 继任的有趣现象。这项研究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上发表后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包括 *Wall Street Journal* 和 *BusinessWeek*（对这项研究的发表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Shen Wei 和季周（2017））。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表论文的压力减小以后，我就慢慢开始想：我做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所以，我认为一旦我们每个人把自己所做研究的目的搞清楚并按照自己所选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也就确定了。不管这个方向最后有没有统一，只要我们每一位管理学者对自己做出的研究真正地内心感兴趣并觉得有意义就可以了。

参考文献

[1] 陈春花：《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管理学报》，2010 年第 9 期。

[2] 徐淑英、吕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与

实践问题：对徐淑英的访谈》，《管理学报》，2015 年第 3 期。

[3] 李海洋、张燕：《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探索》，《管理学季刊》，2016 年第 1 期。

[4] Wei Shen、季周：《精读“学术创业”，浅谈“学术创新”——评〈学术创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管理学季刊》，2017 年第 2 期。

[5] Bartunek, J. M., Rynes, A. L., & Ireland, R. D. 2006. What makes management research interesting,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1), 9-15.

[6] Davis, M. S. 1971. That's interesting!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 309-344.

[7] Hambrick, D. C. 2007. 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6), 1346-1352.

[8] Pillutla, M. M., & Thau, S. 2013.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obsession with "That's Interesting!": Consequences and an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3 (2), 187-194.

[9] Zhou, X. 2010.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llu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Modern China*, 36 (1), 47-78.

[10] Zhou, X. 2012. The road to collective debt in rural China: Bureaucraci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Modern China*, 38 (3), 271-307.